



上海下海
上海生活35年

巨内山完造 / 著
杨晓钟 等 / 译

陕西人民出版社
陕西出版集团



上海下海

上海生活35年

巨内山完造 / 著
杨晓钟等 / 译

陕西人民出版社
陕西出版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上海下海：上海生活 35 年/（日）内山完造著；杨晓钟等译．—西安：陕西人民出版社，2012

（可以触摸的民国）

ISBN 978 - 7 - 224 - 10208 - 6

I. ①上… II. ①内… ②杨… III. ①中国历史 - 民国 IV. ①K25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2）第 102001 号

上海下海：上海生活 35 年

作 者 [日] 内山完造

译 者 杨晓钟 赵楠婷 杨 雯 曹珺红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

（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：710003）

发货联系电话（传真）：（010）88203378

印 刷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6 开 12.75 印张 1 插页 126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24 - 10208 - 6

定 价 28.00 元

编者的话

民国相关选题的出版，曾经是敏感的。那一度被僵化思维固锁住的，是太多面目模糊的身影。他们长袍马褂、旗袍秀履，那光影婆娑的身姿，一旦跃入脑际，就难再轻易离去。这也是近年来不管是影视还是图书，都出现了一股民国热的因缘。

有关民国的话题，似乎隐藏着一种魔力。那种潜游在净空深处的味道，从历史的不远处，静静地向我们移来。我们无法抵抗这种黑白质感的诱惑。然而，太多的民国是演绎的产品、是虚构的华章，民国真实的样子不应仅仅从名人、类名人的塑造中诞生，不应仅仅在华丽炫耀的镜头感里展示。民国绝不是“万恶的旧世界”，也不是“消失的亚特兰蒂斯”，她是我们的先人曾经在纠结中不断尝试和追索的第一次现代，是灿若星辰的文化人第一次放胆展示自我。同时，传统与现代的角力，保守与开放的争夺，西学与中学的通融，专制与民权的恶斗，极度的聪明和极度的愚蠢，极度的崇高和极度的可笑，都在这个时代充分表演，并给后人埋下了种子。所以我们的关注，不只是行注目礼，更是寻

求还原，寻求真实，不管热血与极端，也不管沉郁与凉薄，这既是叙述对象的真实，也是原作者的真实。

《可以触摸的民国》系列丛书，我们计划分成几个子系列构建，目前即将出版的有：《可以触摸的民国·现场》《可以触摸的民国·侧影》《可以触摸的民国·细节》以及《可以触摸的民国·新学》。

《现场》版块，由南京财经大学的石钟扬教授执行主编，首选了四本：“报界奇才”、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专职记者黄远生的新闻文选；中国新闻教育与研究的先驱、“铁肩辣手”的杰出记者邵飘萍的新闻文选；“思想界明星”、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领袖陈独秀所主编《新青年》《每周评论》中的新闻与时评选集；“五四三圣”之一、“再造文明”的设计师胡适的时评选。这四位报人（无论专职或兼职的）都是学者型的，都曾为民主为言论自由历尽艰辛，饱经磨难，透过这些依旧在燃烧的文字，可以触摸到他们滚烫的热血。

《侧影》版块，由我们编辑部操刀策划，编选民国著名学者、文人的文字，希冀觅得特殊视角，给读者一个陌生化的全新印象。譬如，傅斯年不仅是儒雅严谨的学者，我们编选的《现实政治》更展示出他对时事的敏感与睿智；徐志摩的《再来跑一趟野马》，集中其相关政论问题的文章，发现一个敏感政治、关心国家的徐志摩；朱自清的《人话》，选取他回忆性的散文篇目，串联起他的一生，搭建出朱自清的“忆之路”。

《细节》版块，则是结构别致的人物传记类原创性文本。回

避宏大叙事的框架限制，省略过渡、延续的平淡，截取他（她）人生的一个个断面，或熠熠生辉，或苦痛难当，从一个个鲜活生动的细节出发，去触摸他们灵魂深处的颤抖，如《萧红的100个细节》《郭沫若的20个细节》等。

《新学》版块，作者皆为民国文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，对民国的态度有其自成体系、自圆其说的创新，如《民国元年——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活》，选取这样被反复述说的特殊年份，却回避了政治，只看那剧变之下惶惑迟缓而跃跃欲试的百姓生活，对当下社会现状亦不乏启迪。

因为民国版图书的出版年代所限，文字中不少具体的用法，比如其中《人话》一篇中“您少爷在那儿上学？”的“那儿”、《春晖的一月》一篇中“我最爱桥上的阑干”的“阑干”，又或者《买书》一篇中“不知那儿检来《文心雕龙》的名字”的“检”字等，在现在的汉语环境中已经有了不同的用法，但为了尊重民国时代的真实性，以及作者自主创作的主权性，我们没有进行任何擅改。脚注部分属选本中自有的，我们尊重并保留。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，编辑也针对具体的、可能有助读者理解的部分，增添了一部分注解。

作为编者，请允许我们向胡适、朱自清、徐志摩、傅斯年们致意。让我们一起从他们的文字上感知陌生而久违的率真、趣味和正直，倾听他们告诉我们知识人应该怎样读书、怎样生活，怎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形而上的问题。无论侧影，还是正面，在煌煌民国的文化殿堂前，我们都该收敛起自己虚张的声势，勇于正

视那逼人的光焰。我们撩拨出的民国文字中的独特味道，是想与读者分享先生们带给我们的温暖与感动。请惠存我们的好意，同时宽恕我们的浅识。

序

最近，广播里的人名、地名都开始使用当地读音。黄河听起来是“hao ga”，扬子江听起来是“yang cu ga”，淮河是“wai ga”。读音虽说不是很准确但果真是当地读音吗？对此我表示怀疑。准确来说，黄河不应该是“huang he”、扬子江不应该是“yang zi jiang”、淮河不应该是“huai he”吗？战争年代，日本人将上海的闸北（za po）读作“za ho ku”，最后写和读都改不过来了。究其原因，日本人喜欢把中文单词按照自己的读音标注。这种说法也许会遭到非议，但是我认为其中存在问题。镇江和对岸瓜洲的渡口，过去叫做扬子桥（那时好像也叫过扬子津），于是扬子桥周围的地带便叫做扬子江。这条又大又长的河流流经蜀国（今四川）时叫做蜀江，流经楚国时又被称为楚江。（“天门中断楚江开”中的楚江便是指这里，可是《唐诗新选》里将其解释为长江的上游，即岷江。长江的上游叫做岷江，对此我毫无所知，却听说长江上游的支流有一条叫做岷江。“洞庭西望楚江分”，又被解释为从洞庭湖上向西遥望，岷江注入洞庭湖的景象清晰可见，这简直是胡说八道。四川的岷江出于四川，注入长

江，注入洞庭湖叫做岷江的河流应该是没有的。而且把长江的上游叫做岷江的话，那么从洞庭湖向西望去就能看见长江，事实并非如此。）流经吴国的一段被称为吴江。楚江的一部分（现在的九江过去叫做浔阳）因为流经浔阳又被称为浔阳江。也不知道是过去一直就叫浔阳江，还是从“浔阳江头夜送客”中得名，总之楚江的一部分叫做浔阳江。同样，吴江的一部分叫做扬子江，外国人曾误以为扬子江是这条叫做长江、大江，抑或是江的河流的全称。过去，日本的地理学者如果不用英文书写便被认为不可靠，应该说现在也是如此，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不是用英文、德文、法文或是俄文书写的就不可信。麻将和广东木屐分别是来自美国和美国的海水浴场传来的，也就是说中国地理不是从中文书写的地理文献中学来，而是误从西洋书中学习来的，同样原因，同一条河流的名字就顺理成章搞错了，也就是犯了盲目引用的错误。说出来有些惭愧，但是最近听说已被订正，也就放心了。事情虽然与今天广播中的当地读法并无关联，但是上海还是读作“xiang hai”，香港还是读作“hong kong”。那么这真的是本地读音吗？也许是我的耳朵不好使，听当地的香港中国人读的是“xiang kong”，也不知道听得对不对。听上海人将上海读的好像是“song hai”（也许标注得不够准确）。在上海，旧城的南边叫做南市（nai zu），北边即旧法租界叫做北市（hao zu）。那么有上海就应该有下海吧？果真下游（黄浦江的下游）的杨树浦有个下海庙，那一带叫做下海（o hai）。因此虽说是用了“上海”二字，但其实“下海”也包含其中。因此这本书的名字也取当地读音，取名《上海下海》。

内山完造

目 录

上海内山书店 / 1
狡猾的家伙 / 19
关于文化交流 / 22
我的广告策略 / 29
中山大学日本系 / 32
日语学会 / 34
旅行和独立骚乱 / 37
真正的慰问 / 42
悲愤的眼泪 / 45
宽容的房东 / 47
关于日语 / 49
双面性 / 52
不再犯错 / 54
生活真谛 / 57
无限感激 / 59
砍树者栽树 / 62
创作的价值 / 66

正视现实 / 69
中国落后吗? / 71
强行灌输行不通 / 73
双重记忆 / 75
异议 / 83
猴子的叹息 / 94
日本人说不出的话 / 97
局部与整体 / 99
老人的唠叨 / 100
请参考 / 102
反反复复的通货膨胀 / 105
可怕的将就 / 109
南昌太郎之记 / 111
上海漫谈(一) / 114
上海漫谈(二) / 126
上海漫谈(三) / 139
上海漫谈(四) / 149
上海漫谈(五) / 162
上海漫谈(六) / 172
上海漫谈(七) / 182
上海漫谈(八) / 187
上海漫谈(九) / 192

上海内山书店

出门旅行了半年，妻子独自在家甚是寂寞，与其说寂寞，不如说是觉得虚度时光。考虑到未来，两人开始盘算着做点什么，最后决定开间书屋，于是马上给远在京都的恩师 M 先生写信，拜托他当介绍人。不久，就收到从银座尾张町警醒社书屋寄来的一箱关于基督教的书籍。现在依稀记得其中有：

《逆境的恩宠》，德永规矩著；《求信录》，内村鉴三著；《每日的力量》、《每日的祈祷》、《天路历程》，松本云舟译；《圣战》，松本云舟译；《信仰日记》等。

书店开在北四川路魏盛里 169 号，没有书架，只是普通的民居而已。两层的柜子摆了不足一百本书，价值八十多元。全部是有关基督教的书籍，自然客人也多是信教者。其实当时的上海，几乎没有几家书店卖有关宗教的书籍，所以这间书屋首先取悦了信徒们，有买的有订的，生意做得很顺利。书架的第二层是摆在桌子上的两个啤酒箱盖子，显得有些寒酸，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感

到汗颜。不管条件如何，生意还过得去，经常有包裹寄到，妻子会亲自去取，再用黄包车拉回来。五十元也好六十元也好，往往手头一有钱，我们都赶紧换了日元汇过去买书。每天的销售额都会记在本子上，我记得第一个月应该是八十四元二十钱，第二个月就达到了一百二十元，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，妻子也渐渐忙了起来。附近正金银行和三菱银行的职员开始频频惠顾，哪些书好卖、哪些书可能会滞销，他们经常会给一些建议，直至今日我们依然心存感激，将岩波书店的哲学丛书上架也是听取了他们的建议。月销售额达到五六百的时候，店里摆了二十几个啤酒箱式的书架，都是我亲手做的，很粗糙。妻子一个人忙不过来，就雇了一个中国孩子，叫做宝良，是内山书店的元老，大家都叫他老王。他现在叫王瑞栋，而当时还是个十三岁的孩子，很可爱，但是对日语一窍不通，每天和妻子之间都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，有些误会事后才能反应过来。宝良负责去邮局取货或是打打杂，妻子就专门在家看店。我们觉得不能将就下去了，于是找了工匠做书架，为了利用现成的啤酒箱，我们根据需要把书架做成两层或是三层的箱式书架，一层大概能摆三十本书，一层一层往上叠，横着也能摆。刚想着销售额要是达到千元就装部电话，说话间就突破了千元，于是赶紧去申请，交了十元保证金，不到一周就接通了。“好方便，真应该早点装。”妻子说。“这不正是时候嘛！”我们两人都为此感到开心。书越来越多，下面的一间屋子里满满的都是书架。一直以来，其他出版社的书籍也可以委托警醒社便宜点儿拿到，但是后来警醒社委婉提醒我，其他出版社的

书籍委托量过大，于是匆忙向东京堂下了五十元订单，没想到对方二话没说就发货过来了，从那以后，其他出版社的书籍就全部从东京堂进货，一有进账就赶紧先汇款然后再下订单。有时客人会要求书店兼卖杂志，我们不想搞得那么复杂，就跟客人解释说我们只是家庭副业，不做杂志买卖。书店初期，我们只敢从东京堂一本一本进新书，慢慢开始两本三本进货，也就意味着书店已经稳步发展了。有客人提出：“要是能告知一下新书书目就太好了。”于是我们立即着手分发油印版的“诱惑状”。将日本白纸对半裁开，上面写作者，下面写书名，新书旧书加在一起大概数十种，装入信封写上收件人，远处的邮寄，近处就让孩子送过去。起初觉得“诱惑状”这个名字应该有人觉得不雅吧，却没想到有人称赞其标新立异，还有人说总会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，众口难调嘛！老本行做药品广告的我非常开心，很好，让客户们互相争辩才能达到广告效应，于是对众多评价置之不理，从裁纸到书写都亲历亲为。寄出“诱惑状”的当天下午店里必定顾客爆满，开始仅仅发出一百张，不久就增加到三百、五百，每周必发一次。新书也斟酌着从东京五本、五本进货，也会关注报纸广告上有关新书的信息，大体上每天都会下订单。

出版社打电报过来：“预付款已无，不能发货，请汇款。”但是手头没有现钱了，回电说：“目前无法周转，稍后汇款。”一有进项，五十元也好六十元也好，就赶紧汇过去。

有时客人抱怨：“最近不怎么有新书，怎么回事啊？”

“现在周转不灵所以没进。”我答道。

客人一定心想，周转不灵还这么气定神闲啊！有时也有好心人问需不需要帮助，我便答道：“谢谢，还能坚持。”我知道作为商人，这是非常不职业的回答。

实际上，可以无条件从出版方先进货后付款的，但是我认为，为了支付欠款而去借需要偿还利息的钱是万万不能的，也是绝对会失败的。不！更准确地说，我们绝不借钱做买卖，也绝不让生意走到那一步。另外一方面，对待客人我们坚持自己的原则——相信客户。有人现金支付，而有人说月末支付，类似的要求我也会答应，月末等着客人来结账，从来不会去要账。不管是日本人、中国人还是韩国人都一视同仁，这样肯定会周转不灵了。朋友们好心提醒过我，有时东京堂也会让我注意：“这么经营可不行，如今东京的书店都是现金买卖，赊账会倒闭的。”我依然一意孤行，没借什么钱，可还是撑了下来。商人真是奇怪，居然渐渐取得了东京堂的信任。我从没开过口提过，对方却自己说小额汇款太过麻烦，月末再寄账单统一付账。虽然觉得心里不踏实，可还是照做了，但依然坚持在每月中旬汇一次款。总觉得有很多事情对不起东京堂，但几乎每次提出的要求他们都欣然接受。我们被盗过两三次，每一次都马上把详情和预计恢复时间通知东京堂寻求谅解，有时难免会让东京堂担心，可是却不至于给对方带来麻烦。要求太过分时，他们就会写信过来：“内山先生，请想办法克服一下吧，没有保证人也没有保证金就进货，我们东京堂的海外贸易没有先例。”每次去东京我都带去一些中国的东西，自然得到了大多数社员的理解，这其中的好处是超乎想象

的。每次遇到盗窃我都会得到补偿，这些我印象深刻，永远也忘不了。

有人会写来信道：“从报纸上得知书店被盗，对行盗之人深恶痛绝，听了你的话我就能放心了。”

“报纸上说你的书店被盗了，我在此深表忏悔。其实你们书店的账我还没有结清，你记漏了账，直到今天我也没吱过声，可是良心上又过不去，现寄去三十五元，请笑纳。请原谅我的所作所为，我记得应该是欠了这些钱。”收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也一并收回了三年前的欠款。还遇到过持枪抢劫，大白天三个人一起闯进来，其中两人将二三十的银元和装了五百元的手提保险箱抢走了，那时妻子刚好从大使馆的警察那里得到了一些假币，为首的持枪犯抓起那些假币就跑了，所以相应地减少了一些损失。

京都的M先生调侃说：“幸好不是偷而是被偷，你人品还是很好啊！”

第三次被抢，是在去银行存钱的途中，金额最大，也是最惊险的一次，幸好没有折磨我们，只是抢了现钱，这是不幸中的万幸。恰逢此时，十余年杳无音信的朋友，去南方赴任时带着家人来访，非常意外，叙旧之后他提出要付清自己的借款，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啊！也给了我百倍的信心。就这样，被盗之时多半是欣喜大于悲伤的，真是不可思议啊！

像我这样的小店竟然出现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，可想而知社会是多么的混乱。其实中国开始革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有一个叫做袁世凯的人，玩弄青年革命志士于股掌之中，然而这些

革命志士，特别是国民党里外号“飞龙”的湖南人宋教仁，一早洞察了老袁的诡计，认为应该通过议会表决辖制袁世凯，于是东奔西走积极活动，最终国民党成功取得半数以上席位。老袁见到此状，纠结地痞流氓刺杀了宋教仁，宋教仁在上海北站饮恨长眠，这一枪也成为江西湖口第二次大革命的导火索。第二次大革命主将是李烈钧，后来终因兵力悬殊，犹如昙花一现而失败了。老袁趁机迅速将国民党员全部逐出国会，为完成自己多年夙愿——做皇帝，他弄出一个请愿团来演戏，终于如愿举行了登基大典。然而此举激发了全国规模的讨伐运动，先是远在云南的蔡锷、唐继尧举起反对帝制的大旗，接着四川、湖南、广西、广东、贵州、陕西、浙江也纷纷揭竿而起，南方四省随即成立了南方政府，英明一世的老袁身陷困境试图向南方妥协，但是屡遭蒙骗的民众根本不吃这一套，最终帝制被取消了。不久袁世凯遭到天谴归西，没能再次复辟，第三次大革命自此终结。在这历史一幕中，大多数人都遗忘了老袁开设的殖边银行，在中国很少见而且业已倒闭。忽然想起来上海有个中法药房，药房的老板让我喊他药房老板，其实他并非池中之物，好像是姓潘。老潘有家昼夜银行，他死后就倒闭了。他不做官，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商人，他的银行规模也不如殖边银行，但结局非常相似，而且也给了我们一些暗示。这个话题到此为止，言归正传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日本加盟联合军攻占了青岛，青岛成为日军基地。五月七日，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了《二十一条》，以武力威胁中国政府四十八小时之内作出答复，五月九日中国政府最终妥协。然而